

傷寒論識

傷寒論識目錄

卷一

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上

卷二

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中

附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

卷三

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下

附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

卷四

辨陽明病脉證并治法

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

卷五

辨太陰病脉證并治法

辨少陰病脉證并治法

卷六

辨厥陰病脉證并治法

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脉證并治法

傷寒論識卷五

日本信濃淺田惟常號識此三號栗園遺著

紹興中西醫協會監察委員長何廉臣鑒定

協會常務委員兼文牘員男幼廉校勘

辨太陰病脉證并治法

太陰以藏寒爲因。以自利腹滿時痛爲候。以理中溫下爲治。比之少陰寒漸長者。厥陰寒已極者。則尙緩而實。其部位正與陽明相反。也是以本篇不過僅僅數條。而陽明篇中反論之曰。欲爲固瘕。曰攻其熱必噦。曰欲作穀疸。曰飲水則噦。曰食穀欲嘔。曰寒濕在裏。即是太陰證。而冒以陽明者何。此其病雖有寒熱之異。以其部位與壅實則同。對示之。使人不錯認也。蓋疾病之於轉變。陰陽之機變。不須臾離。故三陰證往往混在三陽中。亦猶少陽超越

於陽明上也。是以三陰方證甚減於三陽。豈可爲斷簡殘篇而讀焉哉。
邪之傷害人。雖人同受之。而爲病各異者何也。蓋以人之體有厚薄。氣有盛衰。藏有寒熱。所受之邪。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。故爲病各異也。是以或從虛化。或從實化。或從寒化。或從熱化。各從其所盛而化也。譬諸水火。水盛則火滅。火盛則水耗。注家不解此理。或謂傷寒陰不相傳。無陽從陰化之理。夫腹滿吐食。自利不渴。手足自溫。時腹自痛。宜理中四逆輩。是從陰化者也。腹滿大實痛。桂枝加大黃湯主之。是從陽化者也。桂枝加芍藥湯。曰本太陽病。醫反下之。桂枝湯曰太陰病。脉浮者。皆表邪入太陰者。歷歷可據。學者苟能著眼於此而讀之。則自知太陰之要法。

太陰之爲病。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自利益甚。時腹自痛。若下之。必胸下結鞭。

此卽太陰之綱例。後凡稱太陰病者。皆承之而言焉。腹滿。虛滿也。滿則吐。不

滿則不吐。故曰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食不下口腹也。以食少言之。嘔吐飲食不下者。因其藏有寒。失消化飲食之機也。自利即下利也。蓋言自利者。以未經汗吐下之誤治而來故也。益甚。對食不下而言之。夫陽證之下利者。飲食爲邪驅逐。故食少則利自少。食多則利亦多。陰證之下利者。津液自爲耗散。故飲食雖不下。利反益甚。是爲陰陽之分矣。時者。如時習之時。言腹痛有間斷時字。正是太陰腹痛之眼目。下條所謂腹滿時痛即是也。自痛之自字。亦示內無燥屎也。凡腹滿之爲證。多屬胃實。而此即虛滿。故以承氣輩不可下也。然其病本是寒實。雖下之。不似少陰之脫。故至爲胸下結鞭等之變矣。

按金鑑充本證以理中四逆輩。正珍治誤下胸下痞鞭者。用附子粳米湯。並近理。惟此篇以太陰之綱例。擴講其部位而可矣。

太陰中風。四肢煩疼。陽微陰澁而長者。爲欲愈。

此論太陰輕病向愈之脉證也。太陰者。腹滿時痛。今加之以汗出惡風之證。

此謂之太陰中風。既曰中風。則不重舉惡風者。論中之例也。四肢煩疼。謂四肢酸疼。而煩擾無措。此至四肢煩疼。論中風之狀也。陽微以下。乃太陰之脉例。陽微陰澁者。陽浮陰弱之反。長者短之反和也。此與脉短者死。脉自和者不死。義祇同焉。按成氏註辨脉首條云。陰病見陽脉而主生者。則邪氣自裏之表。欲汗而解也。如厥陰中風。脉微浮爲欲愈。不浮爲未愈者是也。據此說。則三陰中風。特似言其愈候。豈以風屬陽。假爲陽復之名乎。夫傷寒中風。輕重之別也。雖三陰亦豈無輕重乎。故今惟舉其目以爲例已。如其治法。則亦當隨其脉證。少陰及厥陰中風之義。亦皆倣之。

太陰病欲解時。從亥至丑上。

說見于太陽篇。

太陰病。脉浮者。可發汗。宜桂枝湯。

此承前條太陰中風之義。而論其治法也。太陰病。謂腹痛下利等證。脉浮。該

發熱惡寒而言。蓋有此證。則脉當沈瀟。而今反浮發熱。乃是表證。所謂太陰中風也。故曰可發汗。可者。許可之辭。宜者。時宜之宜也。於是處以桂枝湯。然後宜治其腹滿自利。亦惟先表而後裏之法也。可見身痛腹滿下利。急先救裏者。不在脉浮者也。蓋太陰少陰二部。其初有表證。則有發寒之畧。但在太陰以桂枝湯。在少陰以麻黃附子細辛湯。及麻黃附子甘草湯。其意雖均在發汗。而異之方法者。何也。夫太陰之緩。不似少陰之脫。且桂枝之爲方。正胎建中之體。無碍於溫者。則雖猶先其表。抑亦有故矣。

自利不渴者。屬太陰。以其藏有寒故也。當溫之。宜服四逆輩。

此條承前條表熱而論。裏寒者必下利也。自利。呼應首條自利益甚句。故曰屬太陰。厥陰篇云。下利欲飲水者。以有熱故也。今自利不渴。可知其裏有寒也。藏者。藏無他病之藏。猶言內寒。乃裏寒之寒。以自利言之。溫者。對寒之言。輩者。謂其大概。汎云服四逆輩。而不云四逆湯主之者。意在其類。而不在的。

治也。要示人以圓活變化之機。量其輕重以爲進退。使無一定可擬之法。若徒以渴爲少陰。以不渴爲太陰。徒膠于一法。則非圓機矣。或曰此當合前條爲一條。猶太陽中篇桂枝四逆合論之文例。

按朱奉議以來。治此證用理中丸。論曰吐利頭痛。發熱身疼痛。熱多欲飲水者。五苓散主之。寒多不用水者。理中丸主之。可謂得經旨者矣。

傷寒脉浮而緩。手足自溫者。繫在太陰。太陰當發身黃。若小便自利者。不能發黃。至七八日。雖暴煩下利。日十餘行。必自止。以脾家實。腐穢當去故也。

夫傷寒者。必惡寒。脉亦浮緊也。緊與緩易位。乃大青龍湯變證。當手足熱。今手足溫。故爲在太陰。太陰屬濕。濕與熱瘀。當身發黃。若小便自利者。濕不蓄。熱不瘀。故無發黃之禍。宜發汗也。若不發汗。反暴卒發煩下利。亦日十餘行。此勿怪。自愈之徵。乃煩止。下利亦止也。以字以下十字。恐後人注脚。此既見

陽明篇。蓋彼則以大便秘。爲陽明。此則以下利爲太陰。可見太陰與陽明。同其位。而唯有閉脫之異也。

按少陰篇云。少陰病。脉緊至七八日。自下利。脉暴微。手足反溫。脉緊反去者。爲欲解也。雖煩下利必自愈。此以手足溫爲愈候。而少陰厥陰。並以脉浮爲欲愈。因知此脉證。亦在陰位見之。實不與陽位同也。身黃千金翼作發黃。本太陽病。醫反下之。因爾腹滿時痛者。屬太陰也。桂枝加芍藥湯主之。

此條論從陽化者也。故言本太陽病。太陽之爲證。固發汗之所宜。而誤下之。於是云醫反以深責之也。若誤下之。則其變當爲結胸爲痞。而今但現腹滿時痛之證者。可知其邪不結于胸脇。而直入裏陰也。因爾二字。明此證出于誤下。而非傳邪也。爾而通。左傳王栢正始之音曰。而之爲爾。爾之爲汝。汝之爲若。皆高下諧聲也。是也。全書集注。爾改作而。泥矣。腹滿時痛。提綱所謂時

腹自痛也。曰時腹自痛。曰時痛。曰大實痛。亦足以知其病機。而措治之法。從而見矣。桂枝加芍藥湯。卽小建中去膠飴者。彼云腹中急痛。此云腹滿時痛。自有輕重之分。而時痛之一等重者。是爲小建中湯。亦可准知矣。按據前條。太陰病脉浮者。可發汗之義。則雖腹滿時痛脉浮者。宜以桂枝湯發汗。今也陽微陰濇。微者浮之反。外已解。屬太陰。濇者。小建中湯。所謂陽脉濇之濇。濇者。澁也。物不通暢之義。以取之痛也。

大實痛者。桂枝加大黃湯主之。

此直承腹滿時痛而言之。當合前爲一條。大實。言大便不通。千金翼作大便實。可以徵焉。痛上條所謂時痛也。論曰。腹中滿痛者。此爲實也。雖均主大便不通。彼則熱實。此則寒實。其因自異。故不曰陽明病。而但曰大實。於治法亦不與承氣湯。而前方加大黃以疎之。其意猶大黃附子湯。以病屬寒。主治在溫下也。學者苟能擴充此旨。則金匱千金諸溫下之劑。亦皆爲治本病之藥。

矣。

或曰。脉經云下利而腹痛滿。爲寒實。當下之。然則大實爲寒實。其義亦通。蓋寒疝寒脹等之證。亦皆係寒實。故金匱腹滿寒疝證治。間與本篇相發。又如白散云。寒實外臺深師厚朴湯。云冷實。較之於桂枝加芍藥湯。則尙據實者也。乃雖據實。至其甚者。反早脫。金匱云。病者痿黃。躁而不渴。胸中寒實。而利不止者死。實之變。豈可不畏乎哉。脉經所謂當下之者。亦加大黃湯證。其下利者。因有寒積而氣下墜之所致。與四逆湯之下利自異。要知寒實用下劑。在脉力之有無。腹痛之微甚也。是亦一說。似有理。按其方依桂枝加芍藥湯。則加下。疑脫芍藥二字。

太陰爲病。脉弱。其人續自便利。設當行大黃芍藥者。宜減之。以其人胃氣弱。易動故也。

此條釋桂枝加大黃湯之義也。太陰腹滿痛之證。治之之法。當以脉消息之。

太陰脉。要之不出。沉遲浮濇。若脉弱。則其中不實。故醫下之後。續自下利。雖有桂枝加大黃湯證。宜減之。以胃氣弱。難堪攻下。其便易動故也。可知脉弱者。雖寒實動輒易變。虛寒不可輕下也。按爲字疑衍。提綱諸條之外。更無其例。

辨少陰病脉證并治法

少陰者。裏寒之顯者也。比之太陰。則其病已深。故以微細爲脉候。以但欲寐。自利。燥渴。腹痛。身體疼重。手足厥冷。爲定證也。蓋有肇于此者。有陷于此者。其因凡二道。亦猶太陰之從熱化。從寒化焉。於是曰。始得之。曰一二日。曰二三日不已。以示病發於陰之義。麻黃附子細辛湯。麻黃附子甘草湯。爲首。附子湯。真武湯。爲尾。至四逆湯而極。其漸劇之勢也。而夫遂陷于此者。以灸法。附子湯爲首。而吳茱萸湯。白通湯。白通加豬膽汁湯。四逆湯。通脉四逆湯。次之。以盡其變化之機也。蓋其類證。亦不一端。於是黃連阿膠湯。桃花湯。以論。

挾血與水類。正證者猪膚湯。甘草湯。桔梗湯。半夏散。苦酒湯。以論咽痛之脫。與閉。四逆散。論真武湯之變。而起下文大承氣湯。大承氣湯三條。應陽明急下之三章。以論裏熱急證。而舉四逆湯以結一篇。標本正變。且錯綜四逆。瓜蒂以悉其餘波。而爲厥陰篇之根起。是卽一篇之大旨。不可不講明者矣。按少陰有正變之別。裏寒肆虐。精氣衰敗者。是其正也。裏熱久不散。精神無外拒之勢。現陰象者。是其變也。裏寒脉沉而微細。裏熱則脉沉而緊數。其見證亦各有別。裏寒倦臥。但欲寐。裏熱心煩。不得眠。裏寒惡寒。口中和。裏熱惡熱。口中燥。裏寒咽痛不腫。裏熱咽痛卽腫。裏寒腹痛下利清穀。裏熱下利清水。或便膿血。裏寒小便色白。裏熱小便色赤。此少陰寒熱脉證之概也。凡治寒之法。宜溫。其藏治熱之法。宜攻。其邪一溫一攻。其機甚微。死生在反掌。學者細心辨識。勿認兼證。誤其治機矣。

少陰之爲病。脉微細。但欲寐也。

此少陰之提綱。故論總脉總證也。脉微細兼沉而言。太陽篇云。太陽病。十日以去。脉浮細而嗜臥者。外已解也。此當以浮沉別陰陽。而今指沉而舉微細者。乃欲使人知於未沉之時。亦有將轉少陰之機也。但欲寐者。精神衰弱。爲邪氣昏迷也。蓋少陰證候固夥。而唯揭此一證一脉者。皆從間淡處。授人以秦鏡也。凡六經總例。脉證兼說者。惟太陽與本篇而已。其他四篇。徒言證而不及脉。可見太陽者三陽之始。少陰者三陰之本。故論陽象之變化於太陽。論陰象之變化於此篇也。

少陰病。欲吐不吐。心煩但欲寐。五六日自利而渴者。屬少陰也。虛故引水自救。若小便色白者。少陰病形悉具。小便白者。以下焦虛有寒。不能制水。故令色白也。

此條承前條。論精神悶瞶而昏睡者也。欲吐不吐。心煩。與調胃承氣湯。曰不吐不下。心煩同義。係心煩之形容。欲寐亦非能寐也。所謂昏昏如夢者耳。五

六日以下。明病位之異于太陰也。自利本太陰之所分。唯因渴與不渴。而有二陰之別。故曰自利而不渴者。屬太陰也。曰自利而渴者。屬少陰也。相照以詳之耳。若以下。示就溺色而驗虛寒之法。白與清各有別。小便清即病在表之候。白即虛寒之驗。蓋以小便色白定陰證。是語其常者也。至其變陰證亦有小便黃赤者。可見謂少陰病形悉具。則少陰病形不悉具者之有小便黃赤自具其中矣。

按虛故引水自救六字。及小便白者以下。後人注脚。恐混入本文也。

病人脉陰陽俱緊。反汗出者亡陽也。此屬少陰。法當咽痛而復吐利。

標曰病人者。病涉于陰陽故也。太陽上篇曰。脉陰陽俱緊者。名曰傷寒。此太陽變少陰者。本當有頭痛發熱等候而無汗。而今反汗出。故曰反。反者。反于麻黃湯無汗之證也。亡無通。脉經作無陽可徵。無陽即無表證也。曰亡陽曰

屬少陰。皆言不可發汗也。桂枝二越婢一湯曰脉微弱者。此無陽也。不可發汗。亦同義。蓋彼則自太陽中風而轉少陰者也。此則自太陽傷寒而轉少陰者也。其意當在屬字上而看。夫既屬少陰。則寒邪上逼喉嚨。不咽痛而吐。則下趣少腹而下利。猪膚桔梗吳茱萸真武四逆白通之證具焉。

按陰陽謂三陽三陰。非謂脉位。惟緊之爲脉。爲涉于寒熱。而甚於裏之候。故太陽篇及此篇。並揭以示其病位也。

少陰病。欬而下利。讖語者。被火起。却故也。小便必難。以強責少陰汗也。

此揭少陰不可發汗之例也。欬而下利。卽真武湯證。若誤施火攻。則火邪逼迫精神。浮越而發讖語也。論云被火者必讖語。又云發汗。則心憤憤反讖語是也。小便難。津液涸竭之所致。故下文論其所以然。曰以強責少陰汗也。強責。謂過求也。